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И СЛУЧАЙНОСТЬ
В ВОЙНЕ

战争中的 必然性 和偶然性

[苏]С.А. 秋什凯维奇著

C2
67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战争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苏〕С. А. 秋什凯维奇

哲 人 译

尹希成 校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年

战争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苏〕C.A.秋什凯维奇

哲人 译 尹希成 校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3.5印张 字数85(千)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4,500

统一书号: 50220·23 定价: 0.60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苏联国防出版社的一本论述战争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专著。书中探讨了战争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互关系，偶然性在战争中的作用，偶然性的种类和根源以及如何利用有利的偶然性，消除不利的偶然性等问题。美国于1967年出版了该书的英译本。

对原书的某些论述作了必要的删节，有些观点请读者注意分析和鉴别。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战争发生过程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8
1. 帝国主义思想家对战争发生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的伪造.....	8
2. 战争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合乎规律的产物.....	16
3. 偶然性在战争发生中的根源和作用.....	24
4. 新的世界大战偶然发生的危险性增强.....	34
5. 防止战争和排除导致战争偶然性的可能性...	42
第二章 战争过程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46
1.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和现代的资产阶级关于武装斗争中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军事哲学思想...	47
2. 经济和政治对武装斗争规律的制约性.....	54
3. 力量对比是武装斗争的必然性(规律性)的直接基础.....	62
4. 武装斗争中偶然性的种类及其根源.....	67
5. 武装斗争中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特点...	87
结束语.....	101

引 言

众所周知,辩证法的规律反映了运动和发展的逻辑、秩序和顺序,辩证法的范畴反映了现实界的个别的根本的联系和关系。范畴把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所揭示的运动和发展的总的图景具体化了。范畴是认识客观世界的阶段和纽结。

在研究客观现实界的规律性时,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范畴起很大的作用。这一对范畴反映了发展过程的复杂性,有助于根据具体条件更深刻地理解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发生作用的性质。恩格斯写道:“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①

在我们周围的世界(无机界和有机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着无数的各种各样的联系和关系。其中总有一些是必然的和偶然的,它们是统一的辩证过程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

必然性是由该现象或过程的本质,由以往的全部发展决定的东西,因而是必定发生和实现的,如果发展条件没有为此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的话。必然性总是由基本的、主要的原因和该过程具有的,并是其动力的对立面产生的。

例如,战争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即剥削者的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和战争之间存在规律性联系。这一联系明显地表现在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政策中。相反,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中则产生出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的和平、和平共处政策。在这些国家中没有热衷于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动战争的力量。社会主义与和平是不可分割的。

偶然性不是由该事物、现象或过程的本质产生的东西。偶然性是在外部的、次要的、附带的原因，联系和关系的影响下产生的。它可能表现为这种形式，也可能表现为另一种形式，可能产生于此时，也可能产生于彼时，也可能根本就不发生。

同科学实验没有直接联系的偶然性促成了1896年放射性现象的发现。法国物理学家昂利·贝克勒尔有一次把照相底片和硫酸双氧铀钾一起在抽屉里放了几天。贝克勒尔原以为这张底片不好用了，就把它显影了。结果他大吃一惊，发现底片变黑，这就是盐的痕迹。已非常清楚，有一种不清楚的射线穿过了底片。科学家们开始研究这一现象，并发现了铀化物的放射性。贝克勒尔可能不把铀化物和底片放在一起，这个发现也可能做到，但不是贝克勒尔，而是其他科学家在其他时间和其他情况下完成的。

偶然性通常产生在相对独立的过程巧合、“交错”的情况下。因此，把形形色色的联系和关系分成必然的和偶然的只有在具体条件下才有意义。我们周围的事物、现象和过程在它们由某些自身的原因、联系产生的意义上是必然的，但就另一些“相邻”的原因和联系来说，它们往往是偶然的，即不是必定发生的，是附带的。

暴风雪是一种自然现象，是由自然的原因合规律产生的，是具体气象条件下的一种必然性。但是，1943年1月24日在零下20度严寒的情况下开始的暴风雪使航空兵无法行动并大大降低了炮兵火力效果，这对苏军为了消灭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被合围的法西斯集团而实施的进攻来说是偶然性。

必然性和偶然性作为一切现象和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总是互为前提，并处在辩证的统一中。这个统一的特点首先在于，必然性在这个统一中起决定作用，而偶然性只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必然性是发展过程中占决定地位，并贯穿全过程的一种趋势。反之，偶然性不是发展过程中有决定意义的，不是必定

贯穿全过程的。

恩格斯提出，必然性通过大量的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偶然性作为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在主要的决定方面没有改变，也不能改变必然性，但它能给必然过程增添新的成分和方面，赋予必然性以个别的特征，从而丰富必然性。

牛顿阐明的万有引力定律的每一表现，作为必然性同时也有许多偶然的東西。相互作用的物体大小，构成这些物体的材料、质量、时间和这些物体所处的具体条件，所有这些对万有引力定律来说都是偶然的。地球和太阳的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在结构、重量、飞行高度和距离、发射时间和在宇宙中停留的时间上都不尽一致，受宇宙射线和陨石的影响也不一样，但它们在运动中都必定服从万有引力定律。

偶然性作为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也发生在社会生活中。例如，各种不同的对外政策和外交活动，导致战争的导因和借口对产生战争的深刻的根本原因来说是偶然性。但它们必定使必然性的展开“形式化”，赋予同战争有关的每一事件以独特的面貌。

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还表现在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和相互转化上。偶然的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化为必然的，而必然的成为偶然的。例如，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的交换在原始公社制度下可能仅仅是一个偶然现象。后来，当劳动分工加剧，社会阶级分化产生和发展，生产剩余产品成为可能的时候，商品交换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并变成必然性。

敌舰之间的炮战通常决定海战的结局，这在以往的战争中曾是海上作战行动的必然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空军成为同战列舰、潜艇斗争的主要手段时，海上炮战就成为偶然性了。1941年5月24日德国战列舰“卑斯麦”号和英国战列舰“胡德”号在大西洋进行的战斗就是一例。

一些偶然性同这一必然性联系得紧一些，另一些则次之，还

有一些偶然性同必然性完全无关，产生在外在的基础上，只是从外部同这一过程“接触”。例如，苏军在1944年一些重要的战役中，作战行动的坚决性和前进的快速性是苏军对德国法西斯军队优势的必然结果。这一必然性是由个别军人、分队和部队的大量行为构成的。军官和士兵的具体的英雄功勋，进攻军队在此时此地所取得的大大小小的胜利，作为个别的，单一的现象是必然性借以表现和形成的偶然形式。同战斗行动实施不利，准备不充分，人员对战斗任务不熟习等等有关的偶然性没有表现出1944年战役的规律性。对战斗行动进程发生重大影响的（好的和坏的）完全是由天候、道路状况产生的外在的偶然性。

在分析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时，重要的是考虑到：物质运动的形式越复杂，作为事件、过程基础的矛盾越尖锐，偶然性活动的天地就越广，作用就越大。这是因为比较高级的物质运动形式包含有低级的形式，这些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基本的，而是从属的。包含在更高级的有序过程中的“低级”因素的规律性给规律性的表现带来成为偶然性的因素。例如，在社会生活中活动着的人不仅服从社会规律，而且服从生物学规律。某一国务活动家或政治家患病或死亡虽是生物运动的规律表现，但给社会必然性带来很多偶然性。

在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盲目的，无意识的力量。与此不同，在人类社会历史必然性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表现出来的。每一个人，其中包括杰出的人物在实现历史必然性时总是带有偶然的東西。马克思写道：“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①

不能脱离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以及范畴（首先是规律性、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因和结果、本质和现象、一般和单一、可能性和现实性)去考察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互作用。

必然性范畴最接近规律性范畴。它们在内容上非常吻合，往往在同样的意义上使用，因为都以规律的概念为基础。

规律表现现象、事物之间的客观的、内在的、本质的、普遍的和稳定的联系。规律通常表示必然联系的一种类型。

规律性概念是比较宽广和多义的概念，它表明，任一过程都从属于由一个或一些规律产生的一定情况。人们常常把物质世界所具有的，完全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的能力，即合规律性称为规律性。有时规律性概念与规律概念在同一意义上使用。

必然性是规律和规律性的必然特征和结果，它表示这一过程不能脱离其规律。

这些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最一般的原理，它们是研究战争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辩证法特征的出发点。为了深刻而全面地说明这一特征，可指出下述三个情况。

第一，要考虑到世界社会发展的进程，某一时代的特征。现代条件下同战争与和平有关的全部问题只能根据由两种对立的社会体系的斗争产生的历史发展的趋势来解决，首先是根据资本主义进入总危机的新阶段，而社会主义世界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一情况来解决。

第二，需要考虑到战争的政治、阶级本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给战争下了唯一科学的定义，即战争是政治的另一手段——暴力手段的继续。列宁写道：“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无非是政策的另一种’（即暴力）‘方式的继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也始终是这样的，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做是某些有关国家（和其内部各个阶级）当前政策的继续。”①政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5页。

治既贯穿于同战争的产生有关的现象，也贯穿于军事行动过程本身。

如果离开政治去考察战争，那么在战争中只能看到一些偶然性。正因为如此，列宁认为，研究交战国在战前几十年来所实行的，战时继续实行的政策是正确理解战争性质及其产生原因的必要条件。^①

新的世界大战，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发动的话，其社会政治本质将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阶级斗争的最尖锐的形式。从帝国主义国家方面来说，这场战争将是非正义的，反人民的，反动的战争。从社会主义国家和爱好和平的人民来说，这场战争将是正义的，解放的，在战争过程中捍卫社会主义的成果，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是同消灭寿终正寝的资本主义制度相一致的。

第三，必须考虑到战争是一个包括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武装斗争。战争不能仅仅地归结为武装斗争，不能与武装斗争等同。同时也不能不看到武装斗争的特殊性，它对整个战争的一定的独立性。

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一意孤行地准备世界热核战争。这场战争可能因下述的偶然性开始，如飞行员的过错和挑衅，武器和指挥仪器的技术故障，帝国主义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不明智的行动和恶意。深刻研究引起战争或阻止战争的规律过程和必定伴随这些过程的偶然性之所以特别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研究必然性和偶然性在战争中的作用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火箭核武器、复杂的技术兵器大大地改变了武装斗争的方式、方法。未来的世界大战，如果不能制止就将包括许多国家。它的舞台将是整个世界，所有的大陆和海洋。主要杀伤手段是核武器，

^①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371页。

基本的运载工具是火箭。战争的开始和实施将不同于以往。毁灭性核突击的目标不仅是武装力量集团，而且还有工业中心、交通枢纽和一切为战争服务的目标。

军队的强大火力，运动的高速度，前所未有的战役纵深，人力、技术兵器和物质财富的巨大损失引起许多新的现象，新的关系和联系，其中一些决定性的，根本的，主要的联系必将“滋生”大量偶然的，附带的因素。

因此，研究战争中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深刻了解这一问题对我们的军事干部达到现代军事理论和实践的全部要求的水平是非常有益的。

第一章

战争发生过程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在我们周围的客观世界里，必然的东西和偶然的東西不是分离的，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阐明这一相互联系。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要求不要停留在事件的表面，不要局限于对现象的描述，而是进一步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中去。认识某一过程就是透过外在的、表面的偶然性，看到必然性，并且确定必然性是怎样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这并不是说可以丢开偶然性不管。既然必然性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并以偶然性为补充，那么，正确认识的途径就是从偶然性到必然性，然后再从必然性到偶然性。

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些原理完全适用于社会生活的所有现象，其中包括战争。要了解战争发生过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如何互相作用的问题，就要全面研究战争的根源或一般原因，全面研究这一战争所以是可能的或不可能的条件和情况。

1. 帝国主义思想家对战争发生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的伪造

在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哲学和军事书籍中，对战争的发生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众说纷纭。它们的

共同点是，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永恒的。

在评价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本性以及确定它们在战争发生中的作用时，资产阶级的主要观点是宿命论^①和唯意志论。^②不论宿命论者，还是唯意志论者，他们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看法都是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他们歪曲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本性，他们不了解它们的矛盾的统一及其辩证法。

宿命论通常与宗教或客观唯心主义休戚相关。它把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或看作是超自然的先定或做过于简单的理解，割断它同人们、人民群众活动的联系。在宿命论看来，偶然性是命中注定的必然性，神秘的规律性的表现。

唯意志论通常与主观唯心主义紧密相连。与宿命论相反，它根本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认为必然性是大量偶然性交错、融合、统计学作用的结果，这些偶然性表现在个别人，特别是杰出人物的自发意志行为之中。

宿命论观点渊源流长。早在古希腊时代，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普鲁塔克等就认为战争是“至高无尚的”神的意志的表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战争的第一原因是既表现在群众的自发运动中，也表现在伟人的自觉行动中的绝对观念。

列夫·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观点是这一观点的变种。他认为每一个别人的行动表面上是自由的，而实际上是“一切原因的唯一的因素”，即天意的表现。托尔斯泰把拿破仑军队对俄国的入侵和被驱逐出去看作是无数人的无数行动的巧合的结果，看作是统一的宿命的作用力的结果，这一作用力以命中注定的方式预先决定人类历史，其中包括战争的进程。

臆造地否定偶然性，不了解必然性的本性，这种形而上学的宿命论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所固有的。这些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① 宿命论——来自拉丁文*fatalis*——命中注定的。

② 唯意志论——来自拉丁文*voluntarius*——意志。

者唯心地解释社会的发展。狄德罗、霍尔巴赫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认为战争是由侵略者血液的沸腾，帝王的消化不良，狂信者的胆汁过多，女人的任性这样一些原因造成的。

霍尔巴赫在他的一部著作中写道：“在有时扰乱政治社会而时常是造成一个帝国的倾覆的可怕的骚乱中，无论是一个行动、一句话、一个思想、一个意志、一个情欲，在从事革命的人当中——不管这些人是破坏者还是牺牲者——没有不是必然的……说不定一阵暴风雨的一些最初的因素就是利比亚干燥的平原里聚集起来的，这个暴风雨，被风卷着，向我们奔驰而来，加重了我们的大气，影响到一个人的气质和情绪，而这个人由他自己的一些情况又能影响到许多其他的人，并且依照着他的意志来决定许多民族的命运”。①

在法国哲学家看来，他以此证明了必然性在我们周围世界中的统治地位。而实际上在他们的观点中必然性已经降低到了偶然性的水平。战争实际上已被宣布为偶然性堆积的结果，人们的主观追求不可避免的冲突的结果。

唯意志论最突出的代表是法西斯主义的精神之父尼采，他把人玄耀力量、夺取政权、当官做老爷的欲望看作是战争的根源。尼采宣扬，人身上的这些特点是所有历史发展的动力。

显而易见，宿命论者和唯意志论者的观点是有共同之处的。这表现了形而上学思维的一定特点。恩格斯早就指出，否定偶然性，承认单一的必然性（精神的，还是非精神的无关重要）将导致该必然性由于命中注定性质而降低到偶然性的水平上。②反之亦然。否定必然性，以及把世界看成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偶然性往往导致人们在这些杂乱无章的偶然性背后去寻找某种共同的彼岸的神秘主义的根源即“神意”，人们就陷入了宿命论的泥坑。

① 霍尔巴赫《自然体系》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1-52页。

② 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3页。

如果说过去资产阶级哲学家不能了解战争发生的规律性是由于历史发展的一定局限性，那么现在帝国主义的思想家却是有意地传播关于战争发生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关系的反科学的说教。

帝国主义的现代意识形态发生深刻的危机，它与人民群众——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进步利益背道而驰。反动的理论家对一切进步的东西怀有刻骨仇恨，就连对和平与社会进步力量将合乎规律地，不可避免地战胜帝国主义的力量，从而消除战争的原因这样的思想也怕得要命。因此，他们不想，再加上他们的阶级局限性也不能客观地、科学地解释社会现象。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为了进行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残酷斗争，鼓吹暴力和战争。

在资本主义思想辩护士的大量论述中，关于战争是永恒的和命中注定的，不可避免的观点总是同关于具体战争发生的偶然性的论断联系在一起的。宿命论者和唯意志论者在否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的基础上串通一气，组成统一战线。

资产阶级理论家伪造关于战争中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关系问题，企图证明必然性的绝对的超历史的和超阶级的性质是徒劳的。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所谓暴力论，这一理论是很多资产阶级观点的方法论，是实力政策，准备新的世界大战、复仇主义和军备竞赛的哲学基础。

根据这一观点，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的直接武装暴力是命中注定地决定历史的进程和人民的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暴力论认为战争是自发的，自然的和永恒的，是人类生存的绝对必然性。

帝国主义的辩护士们为了证明他们的侵略是正确的，他们断言，战争的发生如同自然灾害——地震或火山爆发一样是命中注定的，不可避免的，不能防止也不能消灭。《纽约时报》记者索尔兹伯里写道：“那些认为战争的威胁可以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除的人

确实是各个时代的最大的唯心主义者，我们怎么能这样傲慢地认为，似乎是我们掌握了和平的钥匙”。

现代资产阶级理论家用地理的或生物的规律，用人的本能或天生的本性来解释战争的不可避免性。F. C. 米科舍在《原子武器和军队》一书中企图证明，“战争这一现象永远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连，以至似乎可以把战争认为是必然性，是生物学的规律”。^①在另一本小册子里说得更加露骨：“只要有人类，就有战争”。

帝国主义思想家认为战争是命中注定的，不可避免的根源是“人们的嫉妒、贪婪和恐惧”，是遗传性、道德或神秘的“魔力”，它们好象潜藏在人的不可知的下意识的心里中。

西德哲学家K. 雅斯贝尔斯断言，战争仿佛是人的本性中就有的“性本恶”的必然表现。它们似乎不是由对抗社会的本性决定的历史必然性的结果，而是人命注定的自由的结果。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军事思想家在自己的宿命论观点中渗杂进唯意志论因素，硬说人们在自己的行为中，最终要服从使人类发生武装冲突的神秘的“邪恶”的力量的支配。在《政治的危险界限》一书中连杜里奇将军写道，战争的根源存在于某种超世界的力量之中，它突然地，一反人的理智，执迷不悟，破坏避免战争的任何努力。不仅西德的法西斯思想辩护士，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法西斯思想辩护士也经常谈论什么“黠武的本能”呀，“魔力”呀，好象是它们产生了战争。

还有这样一些资产阶级作家，他们把上帝的意志看作是战争的原因。海特缪列尔写道：“上帝驾驭着世界……，他使战争降临到全世界并在地球上制造破坏”。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帝国主义对准备新的世界大战没有任何责任，一切都要上帝负责，应当拿上帝试问。

① F. C. 米科舍《原子武器和军队》1956年俄文版，第234页。